



11969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五

書

○ 準詔言事

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

歐陽文粹卷五

一

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間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



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

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及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

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蓋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顧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



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黠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黠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

愁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誠。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

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十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

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



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欺，故敢啓其

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詎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黠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

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我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賊污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無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

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  
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  
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旣已詳  
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  
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  
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五

歐陽文粹卷五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六

書

辯杜韓范富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

歐陽文粹卷六

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辯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

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爲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

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餘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公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于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

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辯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恩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下擇之

脩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忝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妄加獎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不足以稱萬一故方欲勉強以伸報效而蒙相公不以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報效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近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爲非敢怠也誠有說焉至於山川險易城塞屯防邊陲守備等事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凡自河以北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

歐陽文忠公集卷六

四

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益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其典剝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所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以得其十七八而又先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已次第行之矣乃暇及於其他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而必上聞者其類甚多竊則未敢以煩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焉



之等前失不能信其說而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之事其大者朝廷已委富公矣其外大要不過五六其不可爲者一其可爲者四五爾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爲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今天下諸路山澤悉以推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爲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利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爲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民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

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于下而光氣苗礪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捨此惟有平地爾河北之地四方不及而沿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爲塘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通利濱棣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於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監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旣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助者不過酒稅之入爾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斫桑羊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

能為之及其用有不足則不過上千朝廷乞銀絹而下  
殃疲民號為變轉爾此所謂不可為者也然若能擇官  
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量材精器械以助武  
備因貴賤通漕轉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尚足  
以裨萬一而皆補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  
敢具其大綱列於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  
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以畢其所為若夫盡  
其為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幸  
而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

上范司諫

兩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

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  
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  
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  
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  
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  
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  
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  
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  
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



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

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

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謹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歐陽文粹卷六

八

與高司諫

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剛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之面但時時於子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曲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



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辭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

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人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

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教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

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也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講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



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  
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布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  
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六

歐陽文粹卷六

十一

11969

